

丹顶鹤

刊头题字:吴洪春

李增援在盐城

上世纪四十年代初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晚秋,远处半空中的木制风车在悠悠转动,秋收秋种后的田野一片空旷宁静。一台广场歌剧在街头上演,引得观众笑声和掌声不断。这个独幕歌剧叫《红鼻子参军》,故事发生在1940年苏北抗日根据地的一个秋天,剧情围绕青年农民红鼻子和张大嘴夫妻对参军的不同心情展开,刻画了一个朴素、憨直的青年农民红鼻子积极参军的形象。《红鼻子参军》在盐城首演引起轰动,后来广泛地流传到苏北、苏中、浙东等地,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来到盐城后演出场次最多,演出效果最好,最受部队和群众欢迎的保留剧目。许多青年农民看了这出戏后,深受鼓舞和启发,毅然离开父母,离开妻儿,踊跃参军。1944年3月,新四军第一师发动车桥战役前,苏中区东台县就有三千多名青年积极报名参加新四军。《红鼻子参军》和当时流行苏北的现代戏曲《渔光曲》《刘桂英是朵大红花》都是那个时代打击敌人、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的著名剧目,在革命战争年代发挥了重要作用。

《红鼻子参军》编导便是新四军杰出的青年戏剧家、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戏剧组组长、《黄桥烧饼歌》词作者李增援。《红鼻子参军》是李增援戏剧代表作,与刘保罗的《一个打十个》、吴强等集体创作的《丁贻亭》、阿英的《李闯王》和夏征农、沈西蒙的《甲申记》被列入深得部队战士喜爱的剧目。著名戏剧史家、戏剧理论家葛一虹称《红鼻子参军》“有浓重的戏剧色彩”,并将其写入我国第一部完整的活剧史《中国活剧通史》。该剧本后被收入著名剧作家胡可主编的《中国解放区文学丛书·戏剧篇》。继《红鼻子参军》之后,李增援在盐城又编导了独幕剧《陈家兄弟》《便衣侠》。《陈家兄弟》是《红鼻子参军》的姊妹篇,主要写了陈家兄弟三人争相参军的故事。

李增援的战友、著名军旅音乐家沈亚威在《我在新四军的音乐生涯》中回忆了《红鼻子参军》的演出情况:

……在这段时间里,一些歌剧、大合唱也有了演出的机会,如《红鼻子参军》(李增援编剧),几乎都是民歌小调填词,有唱有白,群众听来很亲切,戏剧写得生动、活泼、诙谐,演出很受欢迎,一时像剧中的“鸡肉香”一类的填词歌曲到处传唱。

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文艺干事兼抗敌报社秘书、著名作家吴强(后任上海市文联副主席、上海市作协副主席)在《忆新四军戏剧活动》中称赞了《红鼻子参军》:

……像刘保罗同志写的《一个打十个》、李增援同志写的《红鼻子参军》、林琳写的《运河边上》等剧本,我以为,与今天的作品相比较,也还是我国戏剧文学水平线上的优秀作品。

1940年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李增援跟随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机关及直属主力部队从泰兴古河镇出发,激情满怀,一路高唱《新四军军歌》《黄桥烧饼歌》继续东进,来到黄海之滨的海安县。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直属在海安成立的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后迁往盐城南门,驻扎串场河畔、文峰塔下古老的文庙(旧址在今儒学街南首),与中共中央中原局(后与东南局合并,扩大为华中局)合署办公。战地服务团随总部驻扎文庙。战地服务团来到盐城后,李增援频繁地组织演出《红鼻子参军》《繁昌之战》《放下你的鞭子》等剧目,使盐城老百姓第一次感受到新鲜的话剧气息,对共产党、新四军和抗日有了初步认识。

1941年新年即将到来,为庆祝新四军八路军白驹胜利会师、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成立和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建立,华中总指挥部决定在盐城举行庆祝新年文艺晚会,要求战地服务团创作演出表现军民抗日热情高涨的文艺节目。剧团主任李增援不仅患有痔疮,而且肺结核病越来越严重。他既要领导剧团,又要坚持创作编排剧目。总部领导多次催促李增援住院治疗,他一再推迟,等到军部元旦且、盐城县参议会成立文艺演出结束再考虑住院。

阳历新年将到,盐城市街头繁华的店铺高挂红灯笼,开门迎客。一艘又一艘南来北往的船只停靠繁忙的登瀛桥码头,送来大

江南北的抗日青年和革命志士。一身灰布军装,佩戴臂章、打着绑腿的新四军战士,意气风发地行走在人来人往的街头。

李增援走访了解到盐城民间有过年挂灯笼的习俗,从中得到启发。他和剧团副主任、《黄海渔光曲》词作者司徒扬商量,一起作词,创作一组新颖别致的歌颂军民合作的大型表演唱《大红灯》,生动形象地表现盐阜区抗日根据地工农商学兵和妇女儿童,迎接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年到来的无限喜悦心情,表达完成各自神圣职责和积极支援前方战士打仗的坚强决心,展现华中抗日根据地光辉灿烂的远景,鼓舞军民抗日的必胜信心。

太阳出来遍地红,
过了寒冬又是春,
年年遭劫年年乱,
今年家家喜盈门。
军民合作一条心,
快快活活过新年。
你打锣,我敲鼓,
大家来唱新年歌,
你我笑呵呵。
大红灯,灯又红。
……

李增援把创作完成的《大红灯》五段歌词交由战地服务团音乐组副组长沈亚威谱曲。这是一首典型戏剧风格的作品。沈亚威在作曲过程中,借鉴盐城民间器乐元素,把《大红灯》谱成五段曲,在速度上做了八次变化。1941年迎新年元旦文艺晚会在华中总指挥部大礼堂文庙隆重举行,第一个表演节目就是李增援导演的大型表演唱《大红灯》。演出时关闭舞台灯光,扮演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儿童、新四军战士的演唱者,手执一盏内燃蜡烛的红灯,站在阶梯式舞台上,远远看去,层层叠叠的队形犹如一座火红的灯塔,有领唱、对唱、合唱。当演唱到最后“新年新年万年新,红灯红万年红”时,观看演出的华中总指挥部领导和军民代表热烈鼓掌。1986年的金秋十月,纪念新四军重建军部四十五周年暨新四军纪念馆落成文艺晚会在盐城举行,气氛热烈的黄海剧院再次飘响歌剧《大红灯》那亲切而熟悉的旋律。中国音乐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化部部长沈亚威,观看演出后对晚会总导演激动地说,“你们怎么想起这首歌呀,太好了,我听了以后激动得眼泪忍不住往下流,一下子就想起了过去的战友,想起了过去的同志,想到了李增援同志。”

军部庆新年文艺晚会后,李增援马不停蹄地组织战地服务团与抗敌剧团、盐城青年抗日救国会在盐城商会大楼举行文艺晚会,庆祝盐城县参议会闭幕。李增援正准备住院时,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全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撤销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及战地服务团,战地服务团人员除保留一部分在军部外,其余整建制划归新成立的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后改编为文工队、文工团,东部战区前线文工团)。李增援担任新四军第一师政治部战地服务团团主任,沈西蒙为剧团副主任(后任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电影《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编剧之一)。当时,李增援健康状况已经很差,战友们劝他抓紧治疗。军部领导安排李增援到新四军第一师驻地东台后方医院住院。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竟成了他和战友们的诀别,“珍重”和“后会无期”成了他们的临别赠言。

1941年2月的一天,雨雪纷飞,战马嘶鸣。新四军第一师主力部队顶风冒雪,离开东台驻地出征泰州,讨伐公开投降日军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李长江。部队出发前,师长粟裕特别交代负责留守的第二旅政委刘培善,要他通知留守后方的机关和单位迅速撤离东台交通沿线,以防日军开赴前线后日军打劫报复。1941年2月21日这一天,无论抗战文艺史,还是新四军活剧史,甚至中国话剧史,都应该永远铭记。早晨,芦苇上凝结的薄霜透着初春的寒意。当李增援跟随新四军第一师后方医院从水路刚转移到东台城北古镇西团龙王庙(今属大丰区)时,突遭日军三艘汽艇袭击,李增援和其他轻伤员为掩护重伤员撤退,不幸壮烈牺牲,年仅28岁。

盐城彭将军及其后裔

士诚、陈友谅,朱元璋等农民领袖纷纷揭竿而起,元朝千疮百孔,摇摇欲坠。在此情况下,大卿将军审时度势,既不愿与奸人为伍,更不愿为腐朽王朝殉葬,毅然弃官为民。于公元1356年左右,携家人从苏州迁至盐城北乡杨家巷,课桑麻,教耕读,创立基业。

从此,彭家从大卿始,在盐城这一方土地上开枝散叶,繁衍生息,薪火相传,源远流长。直至今日,已传26代裔孙,人口五万人之多。

大卿公素来刚正不阿,敦厚仁义。在朝为官时,忠心为国,泾渭分明;在野为民时,勤俭谦让,乐善好施。见路人饥寒,则时常筹措衣食进行周济;见到尸骨之暴露,则买棺木帮助掩埋。

大卿公严谨治家,形成了一套完整严格的家家家家训。受此熏陶,后代子孙能人辈出。明清时期,就出现过尚书、御史、知府、守备、大夫、总兵等。如明初的二世祖彭贵一,曾任吏部尚书,官列正二品;三世祖彭仲仪,曾任都察院都御史;四世祖彭宁,曾任淮安府府台等。

特别是到了近现代,大卿公的后裔,更是涌现了一大批仁人志士,英雄豪杰。特别是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彭氏一家有数百人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抗击日寇,血洒疆场,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据不完全统计,在盐城市,进入革命烈士名录的彭家后裔就有68位。

他们有的参加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有的在地方,进行武装革命,打击日伪顽;有的在在隐秘战线,同敌人进行殊死搏斗。其典型代表就有:

烈士彭正扬,出生于1918年,1942年参加地方抗日武装,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喻口区陈良乡武装指导员。1947年农历四月初三,在阜宁沟墩战斗中,为保卫船桥,和敌人英勇战斗,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9岁。

烈士彭金友,出生于1921年,1942年参加新四军,曾任一师粟裕、陶勇部某班班长。1946年秋,编入谢振旅部12纵队,担任排长。1947年4月,国民党黄百韬兵团北犯,彭金友所在连队奉

命在射阳黄尖进行阻击,不幸壮烈牺牲,时年26岁。

烈士彭祥太,出生于1926年农历二月,1944年参加新四军,任12纵队84团3营8连班长,他作战英勇,曾五次受伤。1946年冬季,在涟水战役中壮烈牺牲,时年20岁。

在涟水战役中同时牺牲的还有彭书群烈士,以及在淮海战役中牺牲的彭贵余烈士,在临泽战斗中牺牲的彭正壁烈士,在阜宁大沽庄战斗中牺牲的彭正法烈士等彭家的热血男儿,他们的英雄事迹永远记载在彭家的族谱上,他们的革命精神永远绽放在共和国的大地上!

在彭氏后人中,更有一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民兵英雄——彭保香。

彭保香,彭氏19世裔孙,1916年3月出生于南洋镇北舍村。自小家境贫寒,农忙时靠帮别人打短工为主。他于1940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先后担任民兵中队长、联防大队长、盐东县民兵总队军事干事、参战团副团长等职。在战争中,他积极组织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狠狠打击敌人,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机智夺敌枪、虎穴取子弹、与敌巧周旋、活捉小鬼子、为民除汉奸、镇压土匪头、活捉两俘虏、棒杀严金堂等战斗,都成为当地家喻户晓的美谈,使日伪闻风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彭鹏是彭氏家族的又一个杰出代表。

彭鹏,1923年出生于建湖县草堰口,17岁投笔从戎,是盐城抗战的亲历者、战斗者、指挥者。正师职离休后,他创作了纪实性自传体作品《烽火蟒蛇河》。他用翔实的史料,独特的视角,细腻的笔触,朴实的语言,将当年盐城抗战中硝烟弥漫的战场、刀光剑影的厮杀、艰苦卓绝的环境、错综复杂的矛盾与跌宕起伏的情节糅合在一起,再现了盐城波澜壮阔的抗战场景,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成为了解和研究盐城抗战红色文化的珍贵史料,为家乡人民奉献了一份宝贵的精神财富。

丁小脚智送陈毅

娘家的“丁小脚”。“丁小脚”一眼便知是“自己人”,二话没说,便将他们三人领回家,烧菜做饭热情款待客人。

由于里下河地区沟河纵横,水网交织,道路泥泞,木桥朽烂,无法骑行。特别是我区境内和周边地带敌情非常复杂,敌据点时常有日伪军出没,目标显眼,“丁小脚”灵机一动,规划了一条切实可行的水路护送路线图。“丁小脚”把二叔丁如林、大哥丁德纯以及邻居谷连江三人找来,四人围在厨房的一张桌子旁,“丁小脚”用右手食指蘸水,在桌上画出北出华林港,西走北沿河等路线,并且让三人按照时间点出发。若半路遇上日伪军汽艇巡逻,将船驶进哪条内河避险都标注得清清楚楚,最后再三叮嘱三人,并进行任务分工,丁如林、谷连江负责行船。她特别交代大哥丁德纯:你站在船头,要时刻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负责监视,聆听远处,发现情况要妥善处理,及时变通安全的路线。“丁小脚”随即又安排三人找来一条带篷的大木

船,让三位客人乔装打扮,换上哥哥、叔叔的老粗布衣服,趁夜幕降临,请三位客人连人带马都上了船,连夜护送出了华林港,驶入北沿河,途经十四区交通站时,稍做短暂休息,继续前行至陶家舍,然后上岸,再由丁德纯护送三位客人向新四军临时驻地北庄而去……

事隔月余,上级领导向丁德纯传达了陈毅军长的感谢信(口信)时,人们方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位英俊、魁梧、骑着马的军官便是陈毅军长。

二叔丁如林每每谈起往事,便半开玩笑地说,“陈市长还欠我一套崭新(新郎结婚穿的)衣服呢!”(陈毅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市长)。据老干部高士成回忆,当时为了安全,陈军长他们脱下的新四军军装被埋入泥土中,因年代久远,已无法找寻。

□金国钧

□吴荣生

□张汉林